

西園聞見錄

第二十四冊

卷之三

金  
更  
更  
金  
卷之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八目錄 外編

宰相下

往行

費文憲公宏

楊文襄公一清

蔣文定公冕

翟文懿公鑾

張文忠公孚敬

呂文安公本

徐文貞公階

嚴文靖公訥

李文定公春芳

高文襄公拱

陳文端公以勤

張文忠公居正

趙文肅公貞吉

張文毅公四維

馬文莊公自強

申文定公時行

余文敏公有丁

王文肅公錫爵

許文穆公國

王文端公家屏

陳文憲公于陞

趙文懿公志舉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宰相下

往行

費文憲公宏正德六年以禮書入閣與李公東陽楊公廷和梁公儲輔政正德九年以太子太保武英殿學士致仕十六年復入嘉靖六年致仕先是江西盜甫輯而復叛遣總兵李鎰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鎰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鎰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公票擬公執不可竟用暉寧因銜公旣而寧當得誥贈三代欲假此交權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親餽公拒之寧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鉅萬金冀爲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分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

部看詳又明日本兵某遇公于闕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兩  
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艴然而入曰公自任之  
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沮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憾公  
乃遣還卒日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  
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公引外請休退遂有旨令  
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案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陰遣人  
于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又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  
餘貲遂以是復寧乃已濠因朝會殺孫公燧及副使許公達遂擅兵反  
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公過進賢爲中丞劉公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向  
北無暇東顧遂無他或勸公避之者公弗爲動且謀與弟案起義兵勤  
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  
往公皆爲之贊畫方略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  
公功聞公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陽明公紀功乃竟奏曰  
大學士費宏編修案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

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既而巡按漁石唐公給事中祝君續齊君之鑾易君瓊御史章君綸甯君欽皆連薦公事下吏部題覆時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而上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勅起公而察亦召用時正德十六年四月也公具疏辭溫旨慰留戶部以各省逋賦甚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逋者皆如數徵之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于畿郡列縣者大爲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各十之一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公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餬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議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公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實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崑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

算矣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鑾提督京邊官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鑾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爲帥朝議不可公曰莫若始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感奮擒脅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時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賀自是日有聖製皆命公和之又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是日大雨上御平臺召對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爲榮嘉靖十四年公堅以疾乞休上允之未幾有旨起用遣行人王獻芝捧勅促公行時方溽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疏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于進取者哉顧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謙遜之虛名忘事君之大義哉遂于六月朔日冒暑以行時弟案方爲南祭酒適北員缺上欲用案諭吏部推舉成命已下矣有相知者謂公初入朝而案卽北調恐涉于引用親黨之嫌公深

然之卽上辭疏上亮公之誠察不調

楊文襄公一清雲南安寧人寓京口正德十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入閣時武皇帝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發奈何疏入武皇帝大驚遣官釋諭正德十一年公屢疏乞休允之嘉靖四年以兵部尙書巡撫都御史復起公入張桂二臣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給事中陸粲上疏極陳張桂罪狀有浮于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之功革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于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祖餞於道路人多有揶揄之者又一日上問公曰璁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未可遽變且璁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璁深憾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卽私謀于霍公韜韜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攻公於朝宸聰尙未爲惑次日降旨追還璁於道公求退愈切上屢

降溫旨慰留時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日且將與璁暴白衷曲  
卽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己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杼之疑矣璁回京  
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韜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  
俞允公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于南郭門外者有祖于五里亭十里亭  
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之盛近未之有也適大學衍義修完  
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公先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書  
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遣官賚賞金帛於  
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轉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  
無決乎而其言遂洩于外仇公者懼公再起日夜合謀誣前籍張永金  
少者乃永弟容侵尅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內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  
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徑奏報上  
亦未及審遂依擬行以削公秩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  
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  
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奕棋如故卒無一言及之公之寢疾也前半

月公嘗自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  
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爲口實  
也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公遂卒是夕寒風颶颶堂戶閉皆洞  
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  
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間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沒先正  
德五年庚午慶府安化王竇鑄反寧夏殺巡撫都御史安惟學總兵姜  
漢上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  
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  
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  
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服公料  
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  
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間入一  
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卽  
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

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僕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尙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懼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于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上益喜公嘉靖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僅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

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三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以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勤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湧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厪宸慮勅公經理公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徽土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

之勢公曰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愚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  
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邊牆城堡墩  
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采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  
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  
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  
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  
怨不足恤此臣區區大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  
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  
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  
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  
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  
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  
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  
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

套萬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時有人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投之地以分犒之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至嘉靖二十七年卒年七十八

蔣文定公冕以正德十一年入閣時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冕時病在告滿三月乃上書力諫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

臣子所過諸侯王儻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之且睿皇帝棄羣臣陷虜非爲巡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旦夕測如此上以單屬宿衛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吳廷舉陞兵部侍郎卽自劾因及公隨侍南狩之事公與面論曰爾謂冕有愧於古者四人其引韓愈諍臣論歐陽修與范司諫書意蓋欲冕隨事效忠未爲不善至朱熹與史浩書謂不如張禹孔光爾亦信冕之決不爲張禹孔光也獨陳瓘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爾今入朝首疏論冕以示鄉曲朋友無私交之意正與瓘意同但曾布宋時宰相當時欲以朝廷官爵市私恩故陳瓘特論之今之內閣大學士不比古時宰相爾之陞官皆吏部會官推舉不與內閣相干誰敢以朝廷之官職市一己之私恩乎爾何不相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

翟文懿公鑾嘉靖丁亥三月內閣員缺廷推吳白樓等四人奉旨再推兩三員來看公列名第二卽蒙上點用遷菴楊公具揭仍用循資聖諭云用鑾者於朕爲學有益公之人相特膺簡用如此次日早奉手勅陞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於時遷菴楊公木齋謝公南塢  
賈公皆先朝耆舊與公同居揆席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詳閱無少厭  
倦遊菴稱公曰吾觀先生悉心章疏朝廷有托矣頤之欽命文書官齋  
手勅一通銀圖書一顆其文曰清謹學士同時遷菴楊公羅峯張公見  
山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同事諸公時有密啓公獨無上嘗詰之公奏  
曰臣恭逢堯舜在上事體俱各穩當是以未敢有聞非敢怠忽也上嘗  
顧問羅峯張公某事莫知所本公告以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嘆  
服曰公博物洽聞如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峯公閣中議論不合  
姑置弗較徐伺其悟既而據理開陳得失且曰國事非一家私事公其  
察之至有票擬將上改正者張公每爲之愧屈後公獨揆三月時機務  
盤錯公鎮以和靜斷以公平不動聲色百僚承式上亦委心用之嘗擬  
陞西陲撫臣某人之旨上特召見文華殿面議可否既退復召見是日  
公凡三接天顏奏對明正剗切眞虞廷君臣都俞吁咷之美又皇上尊  
奉聖母章聖皇太后構崇先殿特隆孝養旣考厥成大陳法部卽日命